

月是故乡明

丁仕龙

故乡叶集湾是一个冲积平原，一马平川，一年四季，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放眼一望，天际都十分辽阔。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农村孩子稍稍大一点就是辅助劳作了，白天要跟大人一起劳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特别是在那皓月当空，清光四溢的夜晚，孩子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生产队的稻场上尽情地玩耍，不尽心是不回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有两个游戏我还记得十分清楚。一个是“逮老羊”，一个是“卖狗”。“逮老羊”是这样玩法的：一个灵活的孩子当“老狼”，其余的孩子都当“羊”，在当“羊”的孩子中选一个个头大一点的当“羊妈妈”，剩下的当“小羊”，这些“小羊”按身高依次排在“羊妈妈”的身后，而且，后一个孩子双手要紧紧紧拽着前一个孩子的襟襟。“羊妈妈”与“老狼”相对而立，距离约有三五尺远。阵势摆好后，“老狼”便向羊群扑去，它首先瞄准的目标是羊群中最后的那只小羊羔。这时，“羊妈妈”立即奋不顾身截住“老狼”的去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羊妈妈”甚至可以跟“老狼”展开肉搏。当“羊妈妈”与“老狼”斗智斗勇时，那数只“小羊”则要跟着“羊妈妈”的战略战术躲、闪、藏，反正脚步要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不停地移动，有时是飞跑，有时是跳跃，有时又是挪动。由于当“小羊”的孩子较多，队伍较长，转动起来半径就比较大。若“小羊”们稍有失误，就会被“老狼”采取声东击西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略战术而擒获。在“羊妈妈”与“老狼”虚于周旋或快速逃避中，每个孩子的手都要牢牢地抓着前一个孩子的襟襟，否则，羊群被打散了，“老狼”就会穷追不舍，最后，“小羊”就成了“老狼”的美食。

“卖狗”是孩子们凑在一起唱童谣。童

谣的内容是：好大月亮好卖狗，买个铜钱打烧酒，你一口我一口，东倒西歪往前走。这几句，可以一人唱一句，四人便唱完了；也可以有人唱一句，有人唱半句，不过，最后一句肯定要一人完整唱出来。这样，就会有多种方式组合。凡是唱最后一句“东倒西歪往前走”的孩子必须一边唱，一边表演出醉汉的模样，直打趔趄，晕头转向。

这两个游戏都极大地消解了孩子们劳作一天的疲惫，释放了他们的天真与童趣，锻炼了他们体能与智能，许多孩子的艺术细胞可能就是从这里得到萌发的。游戏结束时，每个孩子都累的像个“汗葫芦”，但笑得却是异常开心，嘴巴几乎都挂到耳朵门子上去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是多么钟情于月亮啊！因为到了晚上特别是皓月当空的晚上，孩子们便可以去稻场上玩游戏了。从儿时起，我就对月亮很有感情，月亮是我心中的美神。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六安师范学校读书，《文选》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毛泽东主席新发表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是一篇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词作，又加之老师刚从华师大毕业，年轻人富于激情，因此课堂教学效果很好。他在讲解“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四句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吴刚伐桂和嫦娥奔月的故事。当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就叫吴刚，自那以后，我们都叫吴刚同学为神仙，也因此我对吴刚伐桂的故事印象特别深。

老师说，月亮上有一棵高500丈的月桂树，远古时有个叫吴刚的人，醉心于仙道，而又耐不住性子，得罪了天帝，天帝就把他拘留在月宫，让他在月宫砍这棵月桂树。可是，吴刚每砍一斧，树又立即愈合起来。就

这样，吴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月宫无休止地伐桂，这便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最后，老师还十分神秘地说，如果在明月高悬的夜晚，你对着明月凝望，仔细聆听，可以看到吴刚奋力伐桂的身影，能听到那“咚咚”的砍树声。那时的教学，没有电脑课件，没有音响光碟，就凭着老师的丰富想象，近乎于“煽情”的表达，全班50名同学完全被陶醉了，依然有些懵懂的我们好像也去了一趟广寒宫。当晚，班上还有几个同学按照老师的说法，在月光下“遥望”、“聆听”，至于“遥望”到没有，“聆听”到没有，这可能取决于那几个同学的心，正如人们常说的：对于神仙世界，信，他就有；不信，则无。不过吴刚的故事，经老师这么极具特色地演绎，便一直保留在我脑海里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也当了中学语文老师，我也给学生讲过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其教法老师当年已提供了样板，我基本上是如法炮制，也做了“凝望”和“聆听”的渲染。不过，我交代了一句：神话都要求我们不必刻意探求故事的真伪，而应当努力去欣赏故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正义的事业必定会感动天地。

我结婚那年，当时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暑假里，全校师生响应县委号召，自力更生，劳动建校，因此，我也没有结婚，结婚后的第三天就带着学生拉着板车，到离学校十多公里的窑厂拉砖去了。这时，离中秋节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我留她在学校过了中秋节才回去。

中秋之夜，我和她走出简陋的校园，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天空明月如盘，清辉洒在大地上，仿佛营造一种沉静优雅的氛围，让我们这对新人徜徉其中，满眼沉甸甸的稻谷弯着腰像是对我们鞠躬，寓意着我们的未来是丰收在望。

父亲的目光

李艳

下午，送一位亲戚回家，走到朱家畈，赶上前方修路，只好临时改道，钻进火车站旁边的站前路，绕向雨台村。就这样，一路走着走着，竟走到了父亲的墓地。

远远看见父亲的墓碑，我对爱人说，我们下去给爸爸磕个头吧，微醉的亲戚说：“不年不节的，磕头干什么呀？”

每次路过父亲的墓地，我都要去磕几个头，同时告诉他我的近况。当然，只说好的，在无人之处迷失了方向。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位住在双河镇的裁缝，并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她在双河镇下面的三河开一家服装加工店。她邀我去她那散心，同时也能给她帮帮忙。或许，在那个时候，我急需一场远行，也许是受了朋友的言语蛊惑，让我对山里的景致和生活充满了向往。只是应了好友，并且态度坚决，无人能够阻拦。最后，无奈的父母，只好依了我。

那是农历七月，天气炎热，太阳毒辣。我走的那天，父亲坚持要去送我，我说我这么大个人了，凭什么就不能只身前往，有一个独自的行程？偏持好久，我和父亲各自让步，同意他送我上船。那时候，去双河要先打车到梅山，从青蓬岭坐船。我们坐在九匹动力的三轮车上，一路上走走停停，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光尚早，阳光也很温柔。只是走着走着，伏天的太阳让人若处蒸笼，父亲的白洋布褂子很快被汗水潮透，贴在背上。

从青蓬岭到双河的船，是中午十二点半才开。我们到的时候，才不过十一点。风，在午时的骄阳下隐去，闷热得无论你躲进路边小餐馆，还是码头旁的树荫，都难觅一丝清凉。背着箱子卖雪糕的商贩，吆喝乘客的三轮车司机，他们洪亮的叫喊使得原本并不热闹的码头有了几分活力。父亲提着我简单的行李，将我送进客舱。那漂浮在水面上的客舱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即使走进船舱还要等上个把小时，而经太阳直射的舱内也没有半点凉爽，我还是坚持在船上等。一切安排妥当，我已陪我吃过午饭的父亲赶紧返回，在我的再三催促下，父亲终于起身离开，看到舱外火热的太阳，我用自责而疼惜的目光，送父亲上岸。

山风不来，水面无波，隔岸的花香在不远处，翠绿的山峰在视线之中。我拿出笔记本，写让我痴迷的短句。

其实，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我坚持要赴的，朋友的邀请，还是单单只是为了那一场旅途？

待我父亲投完鸟，抬眼向码头望去，惊讶地迎接我父亲投来的目光，正停留在不远处。带着眷恋、不舍，甚至还夹杂着一抹忧虑。阳光强烈的正午，父亲并没有回去，他和几个等船的乘客就坐在岸边的一缕树荫下。年近七旬的父亲，在这难以忍受的燥热里守护着自己20岁的女儿。

看到父亲的那一瞬，我的眼里立即盈满了泪水，父亲憔悴的身影，花白的头发，沧桑的步履，都在我的眼里渐渐清晰。我甚至还看到了他和母亲在小院守着黄昏，围坐在木桌旁，等我归家的场景。

刹那间，让刚刚走出家门的我，又开始思乡心切了！

我扔掉纸笔，起身奔向父亲……

那一次离家，因为父亲停留在岸边的目光，成了我在异乡夜里挥之不去的牵挂，也成了我的思乡根源。我最终也没有完成好友邀我那里的初心，短短几日，便匆匆归来。

以至这么多年，无论我走在哪里，也不论离家多么遥远。只要一转身，就能看到父亲的目光，纵有千条愁绪，万种彷徨，我都能在瞬间消逝！

而我每次回老家，心里牵系最深的，还是我的父亲母亲。即使看到他们时，不过是一家黄土，我也一直坚信，他们的目光仍在，并且，永远的，不离不弃！



取暖器

吴老黑

陪妻子回老家。大舅哥打来电话，说，去年腊月我给老人家买了一个取暖器，你们回家的时候告诉老娘，别舍不得用，电费我都帮她缴过了，另外，要让她注意用电安全。

九点出门，城市公交转城际大巴再转乡村公交，然后步行六里路，下午一点钟，我们终于到了与六安一河之隔的岳母家。

八十五岁的岳母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见我们回来，眯着双眼，高兴地问问那。

岳父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大舅哥也曾把岳母接到合肥住过一段日子，但岳母的性子急，脾气耿直，耳朵不好使却又喜欢管事，不到两个月，老人家便不习惯地吵着要回家。岳母倔强地说，这里又不能养鸡种菜，小区人说话我也听不懂，不如回老家一个人过自在。

我们都劝她，您在大哥家生活毕竟不用自己每天买菜做饭，一旦头疼脑热，也没有人照顾，您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回老家住，我们不放心啊。岳母不听，头摇得像拨浪鼓。

物不过，大舅哥只好把岳母又送回了张母桥将军山的老家。也别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村里度日，除了腿偶有疼痛，老人家的身体一直硬朗，这也让几个家在上海合肥的子女心安了不少。每每我们坐到一起聊到这个话题，都无比感慨：老人身体健康真是做子女最大的福气。

大舅哥买的取暖器就摆在岳母家的堂屋，两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惬意地取暖聊天，妻子上前，给我介绍说这是村东头的两个大婶。

第二天上午，我和妻子去镇上帮岳母买些生活用品。回来的时候，看见岳母又在堂屋的取暖器边和三个老太太聊天，她们每个沟壑纵横的老脸上都隐约刻着一份愉悦。妻子诧异地向我问缘由，原来，隔壁的那一家老太太刚刚在合肥的医院检查出来得了淋巴瘤，是晚期的，医生说最多只有两个月的日子了。

就是你每次回来都发烟给她抽的那个婶子，今年七十八，比我还小七岁呢。岳母好像是怕我听不懂她的舒城方言，边说边用手比划着，然后用腰间

的围裙擦着眼角，转头望着门口，一声叹息。

我记起了那个老太太的样子来，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多年前也是淋巴瘤去世的，还有两个儿子在外做工，孙辈也在外地上学。和岳母一样，她也算是一个空巢老人。

岳母似乎想起了什么，弯着腰，慢慢站起身子，从里屋拿出了一袋核桃和一包开心果，拆开，倒进了葫芦瓢，对那三个老太太说，你们拿着吃啊。话一说完，顺手又把取暖器往老太太们的身边挪了挪。

连续两个晚上，妻子和岳母都在床上聊天到深夜。妻子说，我们这次回来岳母异常高兴，说她腿也不疼了，身上也有力气了，吃饭也更香了。

我们在岳母家待了三天，每一天，都有几个老太太晃悠悠地从门前的乡村水泥路上走过来，然后和岳母一起坐在堂屋，围在取暖器旁边烘火边聊天。

妻子悄悄地说，老娘有点傻，只要老太太们过来坐，她都把取暖器开到最大，总是把最暖最热的位置留给别人，自己却坐得偏偏的。你看，我们每次给她买的零食她都散给别人了。

我笑笑，想了想说，你家老娘她本来就是一个热心善良的老人。

其实，我知道，岳母那样做，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让和她一样依然留守在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太太们能更多地聚在一起，相互聊聊天，说说话，抱团取暖。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丝丝的细雨，把门口的田野和远山浸渍成一幅灰色的水墨。几个老太太依然在堂屋勾腰围坐，或聊天，或发呆，打发着她们生命的冬季。

望着她们苍老的身影，我突然想到，对于老人们而言，最温暖最贴心最安全的取暖器，其实就是在每一个有儿女相伴的日子里。

我转过头，对妻子认真地说，有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回来看看。



配诗/刘秀娟 摄影/流冰

阳光洒在肩上
回首 还是眺望
风拂湖面
鸟音近水
金色夕阳
远不及希望
更美

爱就一个字

崔涛

五月，村庄，繁花似锦，风情万种，然而，面对此景，杨兰却愁绪万千。

“杨老师，都上课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怪不得大伙儿到处找不到你。”说话的是一个皮肤白皙，干净阳光的大男生，她记得对方好像姓周，是学校里刚刚分派过来的英语老师。望着他，杨兰似乎看到了一年前自己。

讲解完当天的课文内容之后，杨兰看着班里在认真做着笔记的学生们，他们求知若渴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她柔软的内心里。她不知道，如果自己真的就这样一走了之，眼前的孩子们会不会变成无人看管的“弃儿”，那个总是脏兮兮、好不容易脸上才看到笑容的李强，会不会再次变回到原来的模样……

“小杨老师，你的假期已满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有些破旧的办公室里，满头银发的老校长给杨兰递来一杯茶水。

“还没想好呢。”说实话，杨兰当初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自己跟家里置了一口气，是老爸那句：“你这个样子，根本吃不了苦，只能坐坐办公室”刺激了她，才让她想通过山区援教的方式证明自己吃得了苦。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杨兰看上去文静乖巧，但骨子却有一股执拗且不愿服输的韧劲儿，正是因为这股韧劲儿，所以，她迫切地想要像自己的偶像张泉灵、王小丫和柴静一样，成为一名奔走在新闻一线、用文字捍卫事实公正的记者。为了这个梦想实现，她甚至不惜公然顶撞了一直疼爱着自己的父母。

转眼间，孤身一人从北京历经长途跋涉来到这座山区小学已有整整一年时间了。如今，杨兰用行动向父母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能力，所以，回到那个充满挑战、繁华喧嚣的大都市，进军自己憧憬已久的传媒行业，无疑是当前最好的选择。

可是，每每想到离开，杨兰的心里总会禁不住萌生出几许伤感，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爱上了班里那群叽叽喳喳，总是喜欢围着她问个不停的小朋友。

“杨兰？”老校长看着眼前有些愣神的女生，不得不主动打断了她的思绪，他其实很喜欢这个勤奋踏实、积极努力的女生，而且，阅人无数的他能够明显感受到杨兰细腻的内心里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所以，尽管有些

自私，他还是想要搏一把，为孩子们留下这个好老师。

“杨兰，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诱人，也知道你们年轻人更喜欢都市生活，不像我们这个小山村，一无所有，下个雨还要赶紧修房子。”所以，如果你要走，我们不会拦你，就是你走了，学校里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语文老师，同学们可能短时间内没办法学语文了。对了，我听说李强的爸爸前几天在工地受了伤，这几个月干不了活儿了，哎，那个可怜的孩子，没了妈妈，爸爸又要失业了，估计很快就得辍学回家帮忙了……”

听着老校长碎碎念般的絮叨着，杨兰有些无力招架，不得不说，老校长还是很了解她的，几句话就戳中了她的软肋。

“那个，我还有课，就先回去了。校长，续签合同的事，让我先想想再说吧。”……

两个月后

“杨老师，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我们啊”，杨兰的面前，是一群抽抽搭搭的孩子，小脸儿哭的像花猫一样，在他们中间，杨兰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脏兮兮的李强，他好像又回到了最初那

种冷漠孤单，不苟言笑的样子。

眼前这个场景，是杨兰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她特意选了学生们上课的时间离开，可谁想那个笑起来像阳光一样的周老师，竟然带着学生们公然翘课，专门跑过来为她送行，看着孩子们不舍的样子，她突然有点不喜欢周老师了……

车，最终还是启动了，车上的杨兰低着头……过了一会儿，她打开窗户，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连绵的大山，满目的繁花，安静的山路，以及远处日渐模糊的古朴村庄，这的确不是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但在这里，她感受到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关爱和被爱。

金秋九月

“同学们，翻开课本，我们准备学习第一课喽！”古老破旧的讲台上，一抹甜甜的嗓音换来了学生们的齐声应和，听着课堂上整齐划一、清脆迷人的翻书声，讲台上那个干净秀气的女生满腹欣慰。

没错，杨兰最终还是回来了，放弃了她憧憬已久的记者梦想，放弃了大都市繁华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了在父母身边享受爱爱的温馨时刻，放弃了办公室安稳舒适的工作节奏，为了山里这些懵懂质朴的孩子们，她甚至自己掏钱，从北京精心挑选了大量课外书籍运回校园，帮孩子们成立了专门用来阅读的图书教室，而且拿出了将近半年的工资帮李强爸爸去医院接受了康复治疗，如今，李爸爸终于可以重新复工，李强也获得了重返校园的宝贵机会。



铜锣寨四首

鲍世勇

登南天门	铜锣石
阶石云端映碧埃， 进门头顶火天台。 太阳调控安装好， 手握春秋四季来。	经风雨历剩春秋， 似见槌痕岁月流。 血性一声天地动， 山民笑破纸糊州。
钉石松	铜锣寨聚友
飘落柔情裸露息， 根钉岩石峰嵴颠。 呼风唤雨雷霆疾， 困境求生顶起天。	鹤发童颜舞笔刀， 人生阅历写诗豪。 农家山 群贤聚， 会友媒文品自高。

科技梦 勘探情

——庆祝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朱恒银

投身地质四十年， 踏遍旷野与深山， 梯风沐雨战暑寒， 找矿报国不畏难。	深空探星取月岩， 深地揭示地壳圈， 深海叩开新能源， 科技战略息相关。
钻塔高耸入云端， 远看戈壁无人烟， 坚守钻台使命担， 献身勘探探平凡。	老骥伏枥心如钻， 砥砺前行勇登攀， 挺立潮头沥肝胆， 科学钻探筑梦圆。

